



圖一 明 陳洪綬 〈雜畫冊〉 古觀音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寫此自怡悅，我將安所之？

試論陳洪綬〈雜畫冊〉中的畫藝與心境

陳洪綬，浙江諸暨人，字章侯，晚號老蓮。明亡後，又號悔遲、勿遲。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畫家，與另一人物畫大家崔子忠時譽為「南陳北崔」。老蓮的畫喜用誇張手法，表現古拙變形的趣味。他專工人物，旁及花鳥、草蟲、山水。花鳥一門雖非其畫業主要成就，然能兼采眾家之長，力追宋元之古而自出新意。

乙酉仲春
于龍山官齋
洪綬



劉榕峻

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陳洪綬（一五九九—一六五二）〈雜畫冊〉（圖一至圖十）為紙本摺裝，畫十幅，書五幅，主題含花卉、竹石、人物與山水。前五頁均為一開兩頁，圖文相互呼應的形制，後五頁則為單幅圖畫。畫面構圖精簡，設色雅淡，追求寫意，與老蓮早年常見濃艷、繁複的工筆畫風不同。該冊依序為：「古觀音像」、「古梅」、「枯枝黃鳥」、「樹石」、「護花立石」、「仕女」、「紅杏」、「芙蓉」、「菊花」與「竹石」等幅。此次「滿庭芳——歷代花卉名品特展」展出其中的第二幅「古梅」與第七幅「紅杏」。

根據畫家自題，此〈雜畫冊〉繪製於明亡後一年，乙酉仲春（一六四五）之間，陳洪綬時年四十八歲。就目前已知的材料來看，可知自北京南歸後，一六四四年起，陳洪綬就寄居在浙江紹興的青藤書屋（畫家徐渭的故居），此作有張岱（一五九七—一六七九）的收傳印「臣岱私印」，又有陳洪綬款題「作於龍山官齋」等語（龍山為張岱居

所）。可知此冊應是為他的好友兼贊助人張岱所創作，而且畫中又曾提及張岱的堂弟燕客，因此，〈雜畫冊〉也是老蓮與兩人之間的交遊與相互影響的見證。

一六四五年，正值明清易代，天下兵荒馬亂、政局瞬息萬變之際。清軍已進逼江南，然而南明弘光政權卻陷入內亂鬥爭，僅史可法堅守江北。與眾多文人士大夫一樣，陳洪綬在一六四四年甲申國變之後，也陷入是否殉國的生死抉擇。陳洪綬最終並未與其師友如劉宗周、祁彪佳等人一樣自殺殉國，雖然他曾經由好友張岱推薦，為魯王所賞識，欲延攬入幕，有機會投身於復明大業。然而，陳洪綬早已一眼看穿其腐敗無能，不足以成事，而加以拒絕，選擇歸隱的生活。過去由於相關史料湮沒或闕漏，導致對於陳洪綬認識不足，而對其有所誤解、爭議。有學者懷疑其是遭滿清權貴迫害，自殺而死，卻也有人指責陳洪綬晚年投效新朝權貴，以致晚節不保。近年在眾多學者努力之下，進行其年譜與詩文資料的編纂整理工作，

此幅古梅又有不少耐人尋味之處，值得進一步推敲。宋代以來，表現梅幹之虬曲勁折就是梅畫的重要主題。然而，此幅老梅枝幹形似多生一根，而較為粗壯的主幹也向左側大幅傾斜，形成頭重腳輕，不平衡的怪異姿態，似有危傾將倒之勢。翁萬戈就形容此一老梅猶如人爛醉時仰跌的樣子，伸出一腿，又生一根，有不顧地心重力之勢。而畫家由左下角起筆時以一筆成坡，其上枯樹，大小卻與老梅不成比例，翁萬戈因此猜測畫家可能一開始想畫山水，但是畫完坡石枯樹以後，臨時改變主意，便把老梅從坡上崛起，形成所謂「超現實的寫意」。然而，畫家所要傳達的意涵究竟為何？對照畫家於對幅款題所云：「有人贈株叢，無錢蓋茅屋，何暇事風騷，盎中少舊穀。」可知此畫實在道出陳洪綬己身窘迫的處境：無錢蓋屋，無米可炊，此際無暇風花雪月，偏偏卻有人送自己一叢「不經寒徹骨，哪得撲鼻香」的梅樹，這不啻是種諷刺，更讓人有哭笑不得之感！老蓮顯然是在以老梅枝幹危傾而令人不

安的姿態，對於自身境遇作一番無奈的自況、自勉兼自嘲吧！

第三幅「枯枝黃鳥」（圖三），構圖甚具巧思，一枯樹枝幹呈V字型，分向畫面左右伸展。左枝不但較細和矮，墨色也較淡；右枝幹較粗與高，分岔枝桠也較多，墨色亦較濃。但棲息於右枝上的小黃鳥以及畫幅左方畫家的自題，則巧妙地平衡了畫面左右輕重的對立。畫家題款云：「張燕客云。似道君。信然。洪綬」可知老蓮自認為頗似宋徽宗之作。然而，此畫所寫枯枝黃鳥，卻是一片清冷枯寒，絕無道君皇帝筆下花鳥畫的生意盎然，所反映的當是畫家本身的孤寂心境。

張燕客即張翥（？——一六四

六），初字介子，又字燕客，他是張岱的堂弟，根據張岱為他所立的傳記，燕客自小慧詰過人，由於家境優裕，富於古玩書畫收藏。因而也極具鑒賞能力，深為紹興當地文士圈所看重，從本冊當中老蓮提及燕客之品評與其收藏亦可管窺一般。可惜的是，燕客本人卻是位奢靡揮霍，散盡家財

其生平與事蹟也逐漸廓清，希望藉由更深入而細緻的探討，能還陳洪綬的本來面目。（註一）

此冊首幅畫一古觀音像，頭戴巾帽，持杖回顧，衣著呈現為高士的形象，長耳尖頂似乎為其筆下仙、佛人物的特徵。陳洪綬筆下的佛、觀音菩薩等化身形象多變，例如故宮所藏陳洪綬〈蓮池應化圖〉（圖十一），畫中的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與大勢至菩薩三聖，即是皆以羅漢形象現身。對幅云：「古觀音佛。遊目大千。當頭一杖。師子不前。問法舉手。我法不然。噉嚙噉嚙。此心如蓮。弟子蓮沙

彌拜書。」甚有參禪之意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老蓮在此幅上鈐有「陳悔公氏」一印，這是目前所見他以「悔」字為印之始。自稱「弟子蓮沙彌」亦是首見於其作品款題之中，也反映了此際老蓮禮佛之虔誠。（註二）

第二幅「古梅」（圖二），畫中梅幹呈Z字形斜倚之勢，枝桠上繁生梅花，然分佈疏密有致。花瓣以墨圈白描勾出，以淡青加以襯底烘托。虬曲蒼勁的梅幹，分採濃、枯墨筆鉤勒，線條古拙方硬。枝幹表面的粗糙質感則以短皴筆觸刷出，最後再以墨緒點苔，為老蓮特有的寫意風格。



圖十一 明 陳洪綬 蓮池應化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明 陳洪綬 〈雜畫冊〉 枯枝黃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明 陳洪綬 〈雜畫冊〉 古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明 陳洪綬 〈雜畫冊〉 仕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對幅自題云：「護草鳴絳緯，深宮擊鉢詩。寫此自怡悅，我將安所之？」洪綬。「護草即萱草，古人以萱草能使人忘憂，遂稱之為忘憂草。絳緯為昆蟲名，即紡織娘，李白〈長相思〉云：「絳緯秋啼金井闌，微霜淒淒草色寒，孤燈不明思欲絕。」絳緯悲鳴之意象於是常與思念相連繫。至於擊鉢詩，古來即有「擊鉢催詩」的

款題：「乙酉仲春作于龍山公署。洪綬」花瓣以洋紅點染，花蕊以濃墨點出，老幹作轉折接出新枝的形態，姿態優雅，造型特殊。畫家以皴法處理老幹粗糙表面的畫法，與本冊第二幅

第四幅「樹石」（圖四）作一山水，岸上佇立著猶有殘葉之樹三株，週遭圍繞著枯槁的灌木樹叢，亂石密佈於水中灘岸，直至遠山天際，表現一片荒蕪與擾攘不安中的唯一生氣。題跋：「乙酉仲春。老蓮洪綬。」對幅題云：「但發道人願。自有住山心。醉後弄筆墨。偶作香光林。洪綬。」從此畫與題識的內容，亦不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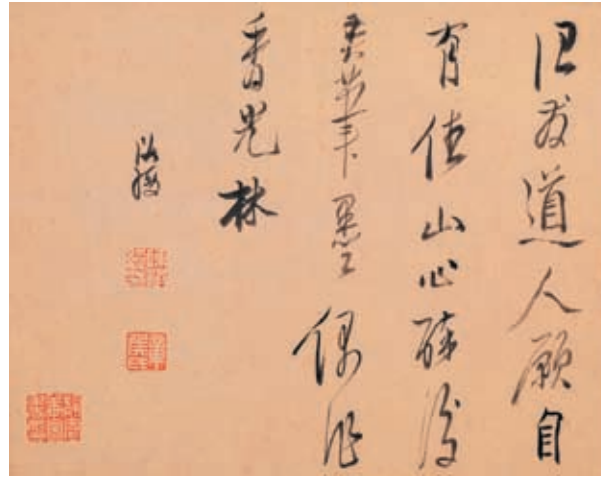
讀出陳洪綬心中已然興起避亂歸隱的念頭，而三株樹木緊依併立的形象，極可能就是老蓮自己與友朋或家人的象徵。

第五幅畫護花立石（圖五），設色淡雅，護花花葉從湖石後方，向畫面右上方伸展、綻放而出。畫家以方折線條勾勒出開張之葉片，以此映襯花瓣之柔軟，細看之下更可發現其有筆斷意連之筆墨趣味。呈L字型的湖石踞於畫面左下方，宛如石座椅一般，似在為花葉提供一安穩依託，然護花仍呈傾斜之姿，仍透露些許的不安。畫家以皴法擦染出湖石表面的粗糙質感，透漏石洞刻畫逼真，陰陽分明，具有立體感，頗得寫生之真趣。

典故，意指限時成詩，比喻詩才敏捷。似在嘆惋即使有如此之才華，卻未能得到重用，只能以書畫聊以自娛，身處亂世之中，又要往何處安身立命？末一句「我將安所之？」流露出這位老畫家內心深處對於未來的躊躇與徬徨。

第六幅設色畫仕女（圖六），設色雅澹，衣著樸質，面容豐潤，身形頗長，是老蓮筆下典型的仕女形象。衣紋線條由方直入圓勁，起頓與轉折之間，用筆遒勁穩健，尤能見出老蓮筆下功力。更精采的是，筆下寫其眼波顧盼之間，已極得女子婉約柔順之神韻。畫幅自題：「天寒翠裊（袖）薄。日暮倚脩竹。乙酉仲春。畫於龍山。洪綬。」畫與自題皆未透露出女子身分，是否與張岱有關，引人遐思。

第七幅畫一折枝紅杏（圖七），款題：「乙酉仲春作于龍山公署。洪綬」花瓣以洋紅點染，花蕊以濃墨點出，老幹作轉折接出新枝的形態，姿態優雅，造型特殊。畫家以皴法處理老幹粗糙表面的畫法，與本冊第二幅



圖四 明 陳洪綬 〈雜畫冊〉 樹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五 明 陳洪綬 〈雜畫冊〉 護花立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的敗家子。據說他之所以取字燕客，乃是因為他甚為喜愛小說《姚崇夢遊地獄》，內容描述姚崇夢遊地獄，見數千惡鬼為主人燕公以大爐鑄造出堆積如山的金子，但另一供儲存備用的爐竈卻冷冷清清，於是姚崇夢醒嘆曰：「燕公豪奢，殆天縱也！」張萼喜愛這個故事，便取字為「燕客」向其致意。然而這樣一名執袴子弟，最後卻毅然決然地投入魯王麾下，圖謀復明大業，最後為國捐軀。（註三）

畫家於對幅題云：「蕭寺聞寒鳥。冷泉寫黃鳥。時年二十三。高懷甚了了。洪綬今年四十八矣。偶憶庚申（一六二〇）坐靈鷲寺時書此。」《晚明變形主義畫家作品展》展覽圖錄當中，即是根據以上老蓮的自題，推定陳洪綬的生年為萬曆戊戌（一五九八）。（註四）近年來吳敢根據重修《宅埠陳氏宗譜》及陳洪綬〈呂吉士詩序〉加以精確地推算後，指出老蓮的生日當為戊戌年十二月五日，該日正好為西元一五九九年元旦，因此其生年應為西元一五九九年。（註五）



圖十二 明 陳洪綬 梅石蛺蝶圖卷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相伴遊揚州鐵佛寺，偕賞三色梅與紅葉花。歸來後，老蓮命胡淨鬢畫一枝紅葉，懸於帳中，然後得意地指著它說：「此揚州精華也！」

第八幅與第九幅的花卉（圖八、九），花瓣為鉤勒，葉係採沒骨法畫成。第八幅畫一折枝芙蓉，花姿側倚，三朵含苞，綻放的芙蓉花以淡赭與洋紅襯底描繪而成，清麗而不俗。款題：「乙酉仲春。洪綬。畫于龍山官齋。」第九幅繪奇石與菊花，花與石之姿態、造型頗得相互對映之趣。款題：「張燕客家有石田菊葉，頗做之。洪綬。」亦即為老蓮仿自張燕客家藏的沈周畫作。

第十幅畫「竹石」（圖十），無款。此幅的取景構圖與第九幅的「菊花」相類，彷彿是以一景框截取片段：竹石前景僅取部分的竹竿與枝葉，下方畫幅的邊緣猶留有竹節，後方的奇石底部也刻意置於畫面之外，形成特殊的視覺效果：觀者無法由此判斷二者的大小與相對位置關係，留下不小想像空間。竹之造型相當有趣，以墨色較濃，較粗，分節而沒有

細枝的竹枝，搭配淡墨，較細而枝葉茂盛者，其竹葉形狀與分布有放逸之態，表現為元人的寫意畫風。奇石輪廓以交疊的方折線條勾斫而出，再加苔點，翁萬戈認為類似趙孟頫筆下之石。

從上述對於〈雜畫冊〉內容與畫藝的解析，可知彼時的陳洪綬顯然在努力汲取宋元明各大家，尤其是文人寫意畫風一脈的成就，對其畫風發展顯然具有關鍵性的影響。誠如翁萬戈在其研究中所指出，此〈雜畫冊〉對於理解陳洪綬的繪畫有著重大意義：一是如上文所述，得以據之確定陳洪綬的生年；二是確立了陳洪綬寫意作品淡雅古逸的標型，是為理解與研究其作品與畫風的重要座標。

本文嘗試結合其生平與創作背景、脈絡來理解陳洪綬〈雜畫冊〉，將其圖、文加以對照閱讀，相信觀者不難從中體會，身處於易代離亂之際，陳洪綬對於己身出路的徬徨與躊躇心境，或潛心於佛法，或興起歸隱之思。在那樣一個身不由己的時代，畫家的不幸遭遇，不免令人興起無限

的「古梅」相同。此種極具個人風格的手法與類似造型也出現在陳洪綬〈梅石蛺蝶圖卷〉（圖十二），只不過此卷中的梅枝為倒垂姿態，兩者創作時間應相近。翁萬戈以款字書法風格判定該卷為稍早之時，即崇禎十二

年（一六三九）的作品。值得一提的，陳洪綬與其妾胡淨鬢（生卒年不詳）曾合作《山水梅花合冊》，其中有一幅「梅花」（圖十三），除了花以外，基本構圖、老幹畫法與接枝形態與此幅「紅杏」非

常相似。胡淨鬢是陳洪綬在崇禎十六年（一六四三）自北京南歸時，在揚州所邂逅的美女。由於她擅長繪畫，又兼通佛理，成為老蓮的知音與紅粉知己，兩人還被比為蘇東坡與朝雲。據李斗《揚州畫舫錄》記載，兩人曾



圖七 明 陳洪綬 〈雜畫冊〉 紅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三 陳洪綬 胡淨鬢 山水梅花合冊 梅花圖 蘇州博物館藏

滿庭芳

歷代花卉名品特展

Fragrance Fills the Courtyard:
Chinese Flower Paintings Through the Ages



■第一期展期 First Display Date / 2011.01.01~2011.03.25 / 陳列室 Galleries 208, 210, 212 ■第二期展期 Second Display Date / 2011.03.29~2011.05.31 / 陳列室 Gallery 212
全年開放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/ 夜間免費參觀時段：每週六下午六時三十分至晚間八時三十分 / 11143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/ Open every day of the year from 8:30am to 6:30pm
Extended evening hours: Every Saturday, 6:30pm to 8:30 (free admission) / No. 221, Sec. 2, Zhishan Rd., Shilin Dist., Taipei City 11143, Taiwan (R.O.C.) / Tel: +886-2-2881-2021 / <http://www.npm.gov.tw>

感懷。然而，即如作品本身所呈現，即使遭逢如此巨大的時代變局與人生困厄，老畫家仍然努力師法眾家之長，為畫業而努力。陳洪綬的〈雜畫冊〉不僅反映了明末清初的時代動盪背景，也記錄了畫家心境與畫風的重要轉變。今日在賞析古代畫家畫藝之餘，作品背後的故事與代表意義，尤其值得吾人深入發掘並加思索。

作者為本院書畫處研究助理

註釋

- 關於近年來這方面的成果，可參見：吳敢輯校，《陳洪綬集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，1994）；翁萬戈，《陳洪綬（上、中、下）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，1997）；裘沙，《陳洪綬研究：時代、思想和插圖創作》（北京：人民美術，2004）；吳敢，王雙陽，《丹青有神—陳洪綬傳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，2008），以及Liu, Shi-Yee, *An Actor in Real Life: Chen Hongshou's Scenes from the Life of Tao Yuanming*. Yale University Ph. D. dissertation, 2003等。
- 根據學者、收藏家翁萬戈的研究指出，陳洪綬最初以「悔」字入名號，非始於明亡後。明崇禎十一年（1638）四十一歲時，因與人結怨，遂自稱「悔齋」。明亡後，丙戌（1646）六月間避兵於山中，至雲門寺剃髮為僧，更名「悔遲」。詳見：翁萬戈，《陳洪綬（中）文字編》，頁207-243。
- 史景遷（Jonathan D. Spence）著，溫拾溢譯，《明朝夢憶—張岱的浮華與蒼涼》（臺北：時報，2009），頁159-168。
- 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晚明變形主義畫家作品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7），頁35-36、464。
- 吳敢輯校，《陳洪綬集》，頁3。



圖八 明 陳洪綬 〈雜畫冊〉 芙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明 陳洪綬 〈雜畫冊〉 菊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 明 陳洪綬 〈雜畫冊〉 竹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